

筆叢

丙集丁集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八	九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九	九	九	書
函	一	二	
八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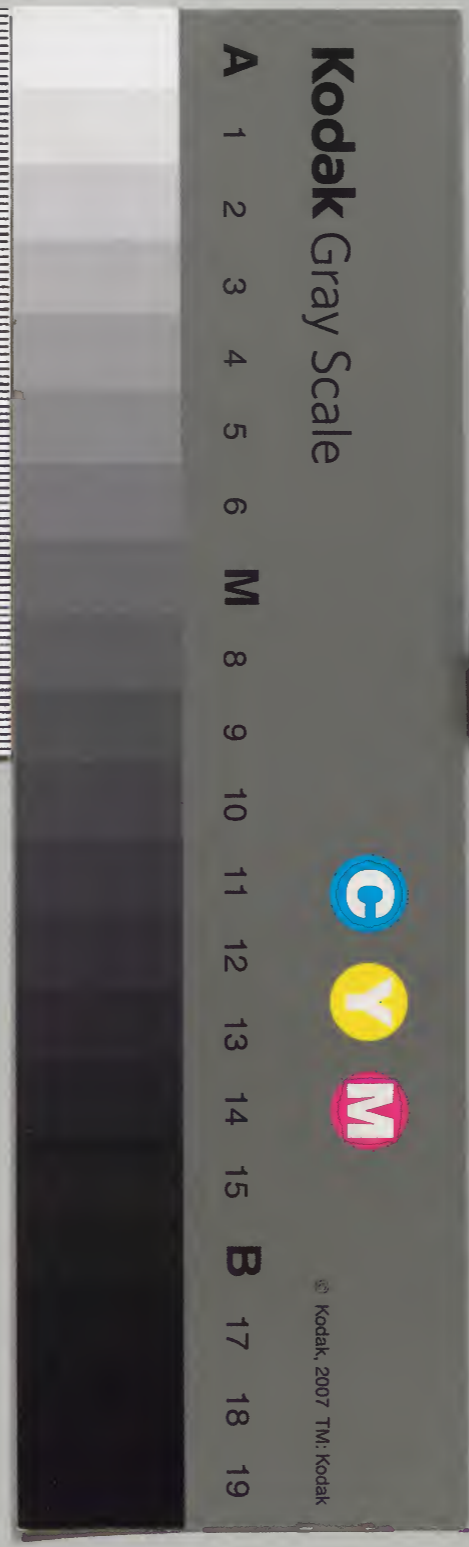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32	
冊數	10 (3)		
函號	389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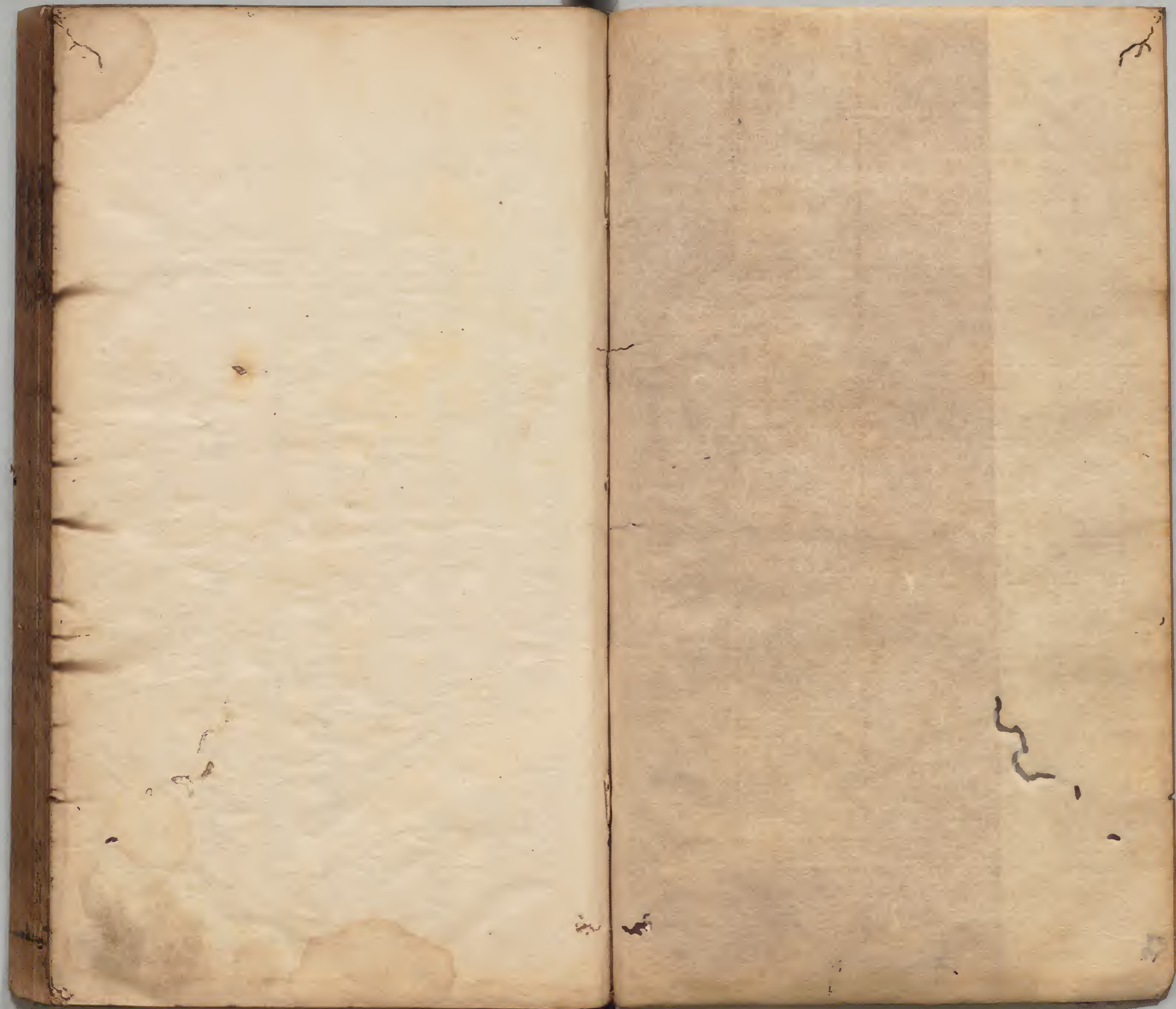
四部正譌

上中下

九流緒論

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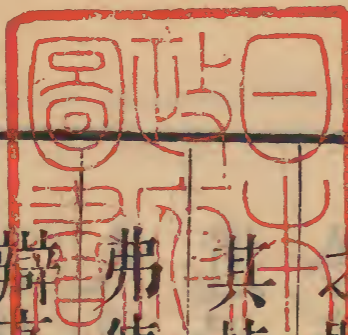


九流緒論引

筆叢丙部

九流緒論引

子書盛于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于六朝唐宋
 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萃者纂其言覈實者綜
 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竝軼
 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
 辨高渤海之畧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
 次其源流而叅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
 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
 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擇辯難



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復稍傳諸作者履歷之槩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并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于大方已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拮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剖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清和

既望識

九流緒論引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校

劉向七畧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

者九而詘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

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

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

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塞路
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絕于人而弗獲
自試于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
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
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
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非
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談亡裨實用者
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橫亡論
至道家習尚玄虛茂棄禮教陰陽農圃淺機

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以濡弱謙下附於堯
之克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爲陰陽則秦
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
農當時九家者流其旨繁如此第自儒術而
外以繁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鈞也

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當不若
隋志以出周官九兩曰師曰儒也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
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
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

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
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
而七畧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
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狃而儒及雜家
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叙子書者猶
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旣多遺失如兵刑一
列九流道釋一也而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
釋未入中國皆當補余竊病焉暇日紬閱
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
無習之者不當獨爲家

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縱橫

其說浸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于前示弗能

儒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神仙

曰釋典其徒日廣教日蕃故別而類之于後

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

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

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考

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覈繁簡之衷以悉類

次之當必以余言爲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總名法諸家為一故曰雜古雜

家亦附焉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

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抹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畧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蚕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曆筭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恠迂之錄附之道主冲退恬愉而房

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一曲故次之以雜覈支流也國所重在農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

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
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
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按嬰謂仲尼之學累世
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偃

然儒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
爲墨家當矣

通考亦列墨家

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

顏云卽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
向所錄兵家自爲類不入九流豈容攬入儒

術况本注或云惠襄間或云顯王時或云孔
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
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韜自太公外無別書
豈劉班類次迺爾混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
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
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
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
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

張取子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全傳總之

秦漢間見解大槩畧同不足恠也

凡漢志稱伊尹太公

悉戰國人依訛者

楊朱學于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敘之豈容復贅

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又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之朱既匪其論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于聃尹故以二子槩之

周所舉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師一弟宋鈞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

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
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
其相子陽爲証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
以穆公爲繆公繻與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
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
向序本作繻公後人不解固見秦魯二公皆
諡繆遂改繻公爲繆公繆穆音義本同故繆
再譌爲穆而與繻迥不全矣張湛注亦以穆
公爲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異全柳子厚洪景廬
左袒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
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
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
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凌厲汪洋杳冥超
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
疎曠周鼎商彝朱絃疎越者列源流本始則
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

史王長公亦以列敘事
勝莊趙景仁以莊勝

列溫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鬱抑觸諱殺身與已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洸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

而并疑爲鴻蒙齧缺之類夫鴻蒙齧缺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撰述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掊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

尼爲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
難出奔其僕操箠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
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
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
呼以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卽
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
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之而陰
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
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

莫字下也脫字

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
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唇
吻蓋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焉真所謂
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
一編邈未之覩也知道君子讀是書若孟旃
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咲而已籍以爲陽擠
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旣其實
其爲禍也必不眇矣

晁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

才字已謬又按若之後

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
之培擊者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
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楊雄以來諸儒
莫不闢之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
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
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爲陽訛孔子
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
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旣曰宗老氏矣詎有陰
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

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常不知主人之
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
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按
晁氏此論最得蘇說膏肓因備錄之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
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
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
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
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

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按東發言
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槩得之余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
老聃濡弱以退爲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
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
蕩楊局於卑陬惟禦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
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馴厚過之視楊朱
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
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世崇清靜

則列爲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
闢莊韓闢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
自爲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
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
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
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
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
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

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賊儒者也右楊用脩
之論夫莊周文章絕竒而理致玄眇讀之未
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
弗沉冥其說第以爲空青水碧物外竒觀可
矣必爲說文之是以火濟火也余論莊若此
世將以爲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並出于春秋之世所以誣讖帝王聖
哲者無所不至然于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
事也特其學褊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
踏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讖之然而未
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
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
鬼公孟諸篇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壹
以指摘仲尼爲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
而興起焉爾周之爲書蕩乎禮法之外自神
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于非
聖蓋無足恠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
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置喙于吾聖人何

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
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
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
雜然並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偽而
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于橫議之
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
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
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
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
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
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詩書察
于禮樂詳于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
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
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詩書察
于禮樂詳于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
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槩如此

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
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
以中牟叛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
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
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盼皆仲尼
弟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
夫子姓名卽莊周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
論皆以近理亂真爲辨而忘其僭妄之大者

柳宗元指擊百氏不遺餘力顧于墨闕焉
昌黎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于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辯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
所不棄皆溺于昌黎弗深考也惟黃東發馬
端臨最得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

著焉

孔鮒有詰墨篇
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
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
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

稱有田俵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儉墨節用故敘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迺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敘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剽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爲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驟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于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摩頂放踵廼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于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槩于三

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于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于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閎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而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率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賓嘉兵固五禮之一而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蓋以信堅之識非漁

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
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
成此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
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削意十
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
卷中之篇卽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
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
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
復覩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
盡芟輯以入新書與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
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爲吳
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于吳事最詳練
又喜夸好奇武灼灼吳楚間不應盡沒其實
蓋戰國策士以武聖于譚兵耻以空言令天
下爲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
有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卽馬班

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

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陸

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余謂作者固難談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衆工談兵者幾人哉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

為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

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即今所傳者而雜

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

故鄭以為孟堅之誤舛矣若此書論兵孫武

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

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並不傳其言大槩備于短

長或漢人本此附益耳魯連雄辯高一代而

其書五篇列于儒家則其學術可知惜太史

第敘二事不能詳其平生今著述湮沒悵望

當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

文詞瑰偉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

奇作也大史悲其作說難而率自懼于禍余

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睢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群小昵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嚮應非之道迺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于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爲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没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如猛其明于本末達于經權乎猶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卽周孔亡以易矣吾故標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庸暇譏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全時書五

篇傳于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
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龍之學世
大行今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
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
爲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水木可名草禽可
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
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
天下國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
此也尸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
于行之並畊陰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夷
于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
傳固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貿
致游俠人撰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
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
書不韋極簡冊攻筆墨且舉是書所指摘近
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

弄筆端不考事實而後人或做述其意以秦法若猶寬者余以不常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爲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讐之不啻明神盤錯冰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著述簡篇特其藐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其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勤於

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卽尉繚氏所爲致詞遠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極揣爲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以遏四夷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常爲譏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

著書非名實則當列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于時必自託于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于名今其言頗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常蓋本景公事依託也班氏稱甘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脩據爲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尚耳不爾絕亡謂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恠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釐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

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
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
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
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
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
愛爲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
爲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
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

非濡弱乎爲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
尚全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迴非明
鬼乎普遍非尚全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
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
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遊戲也夢幻
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
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肝重臂曰生馬生人
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
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爲昭合蓋釋

氏未至中華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于戰
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
之士盡取諸家之說潤色而張大之而世外
閎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而猶
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不亦秦甚
矣哉

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
唐人能爲僞而弗能爲真宋人能爲真而弗
能爲僞卽名理燦然語其文于秦漢非也蓋

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雜
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郁離引喻指
陳若雷雨風雲晦冥磅礴短長揣摩關說若
江河溟渤澎湃瀾翻卽以置戰國諸家庸辯
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翼士醇
乎儒皆體氣高邈詞義閎深古色黝然駸駸
乎進於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
亦然劉宋並興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郁離

視龍門則或相倍屣焉李何方駕盛明何
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
夫龍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
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
孟荀于儒莊列于道孫武于兵韓非于法彼
皆以身為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
邪正不同同歸于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尚殊
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上 終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中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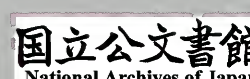
校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
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
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
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

篇莊助四篇鈞盾冗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
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楊雄三十八篇
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全武帝時
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
于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
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
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
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
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

則董安國十六篇范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
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
姓者槩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
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
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馬略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
者咸以為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略
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



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卽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書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楊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沴勝生克之譚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旣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

曰董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爲注訓景濂遂以卽臧僞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彥季輩哀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詰墨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其書雖不事奇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敘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

孔臧集卽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說并存以俟精識之士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楊雄以淮南大史竝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

亦長自不誣而詭辭表說全溢篇中

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漢典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渟滹滙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

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
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
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
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
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
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
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

賦北

漢志無小山賦疑

淮南作八十二篇

楊子雲撰太玄惟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
中微儒者動資笑噓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
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
錄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
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
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
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
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
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願一卷又太

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
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諤昌補
正太玄經十卷程賁太玄經手音一卷馮玄
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胄太玄
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
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秘太玄釋文一卷
許翰玄解四卷玄歷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
註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
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

圖見通考晁氏論中今傳者尚十餘家凡
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
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遂尊之
非實也

叅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
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瞻脩真養志
約周易為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牋注桓帝時
以授淳于叔度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考
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叅同言字從日

下月今有日月為易之文古書也余按漢志

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

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奧即東京諸子

難之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

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

載即驟出於今吾豈以為偽哉

世傳龍虎上經朱文公云

偽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贗作之余讀之信然

又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考按隋志做漢

書道家列於九流而神仙符籙列於二藏其

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

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

張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為萬古丹經

王誠實錄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

十五家而有不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

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沒道藏中凡考諸志此

又當詳察云

王克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蘊沓世所共

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蔡邕秘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槌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迺昌獨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恠典妖不可勝紀克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吸然自信攘臂其間刻虛黜增訂訛斷僞諛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

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其偏執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篇而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謂克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

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
洒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
迹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
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
之一事第詞間傷直旨或過求此克罪也劉
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
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况矣
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辯

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
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
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覩當時以新
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克書
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伊洛之後
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 昭代上儒之
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
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

是也第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
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楊雄張衡聖於
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
盡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駭聞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
曄少爲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
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
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
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

其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
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
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
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
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
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伎者所及然論
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
歷神淵似亦倣緯候爲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皇帝下

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按長生爲克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槩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全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錄百餘言存馬氏注云草

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

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傳子百
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
時今製作尚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
末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
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
據其文義殊非高邈嘗嚮一齒全鼎可知鄭
志僅存五卷通考卷同蓋末世所餘僅十之
一耳夫子書梁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
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
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
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遯迹閭岩
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
風馬牛絕不相及卽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
隋史成於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
於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
史置弗錄胡惟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
生於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

三汨於申韓四湛於黃老五滯於莊列六殉
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卽瑰偉絕特蓋世之
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於周公仲尼
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
欲懸揭而日月之今繹其遺言源流洞如規
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卽性命天人之
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
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顓師之下若之何後
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

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辯特
其肩任太弘論建大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
啓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
仝然其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宿將問答之
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
計其人有亡可也

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
第亦無庸事此讀中說卽瞭然李密李靖皆

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
德林之才名揚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
譽烜赫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槩非六
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
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
宰之問率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復素之
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
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

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論文中者
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傳會可咲如董常比
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
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橫加陳仝甫氏
槩以阮龔增益然劉蕢在唐已峻斥擬經之
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考定中說分內外襍篇序之曰內
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
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

篇然內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
既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刪入雜篇可
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
夫子勅勛勸助皆盛有文名而勳勛位
皆公輔乃迄無能為厥祖闡揚潛懿者殊自
難曉又按勳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
全不載亦非

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

編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
者大槩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
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為古文蕭李文尚平典
元獨矯峻艱澁近於恠且迂矣一變而樊宗
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玕子以山名
琦玕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
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騁兵殊失輕重至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為不惟矜誇靡當豈穆如清
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
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
詩詞一二尚見襍說中蓋高才遠識而矜然
塵壒之表者卽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
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
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
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
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
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

玄真子

三十一

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
非婺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
獨子書茂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瞽說
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瞽說幾亞郁
離燕書大過凝道皆婺中子書有秦漢風者
足爲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

號空同子
在獻吉前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中

終

無致後世亦不致後世之誦書者皆為其亞猶
 斷于其後則固博雅之士亦為其亞之替銷
 非變入世吾恐宋元二季篇章學術寂天下
 書文亦隱崇於其書錄金華子歟然不以言然
 西京宋徽夫中翰此不思於子言以文未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輯

激水 趙鳳城 文鎮 校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槩舉脩
 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
 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
 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為疑而迄莫能定余謂

班氏義例咸規歆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迺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惟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

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爲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

楊用脩所引數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
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
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
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
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
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繻
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
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

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
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
如此信鬻子之爲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竝
以此書兩見爲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
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

所引青史見賈誼
新書作者青史氏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考班志鬻子注
道家下以爲鬻熊小說下以爲後人所加則
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益信

而余說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與雖非真出熊手要為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迺知此書之存眎舊纔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關尹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關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

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益沼等章二柱篇之盪孟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釋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為缺其人故

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
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
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
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且暮遇之
者也

又賈誼引
十三章附

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
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
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
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

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
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
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
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
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
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
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
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
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

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
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
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
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代紂紂虎旅百萬陣於
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
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
載可補鬻子之缺因錄此余考誼大政篇所
引尚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
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
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
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惟力亂神俗流
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
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
龍者間掇之以爲奇辨鼠者証據以成名而
捫蝨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
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
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

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恠焉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恠搜神述異
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
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
因話之類是也一曰藁談容齋夢溪東谷道
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
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
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
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

至於志恠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
並載一字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
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
他如孟啓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
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
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
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
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

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恠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穎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譚噓不爲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棘莊周之証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浴人

蒐羅寓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
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全存史官
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
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
全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
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
雖寡太平廣說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
往槩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

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
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
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
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
記錄出而抄集者鹵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
朝之書卽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
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志之五百夷堅志之

四百極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
卽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
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
虞初卷多迺爾余恐虞初之篇卽尚書百篇
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
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按漢志虞
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
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恠
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
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
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
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
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
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
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
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恠相書者推此可見蓋
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

考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銘之隋志

梁顧協又有瓌語今亦不存

楊用脩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卽說郭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答朝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帖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覬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之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朝儀爲后矣右敘昭儀浴事入畫蘭湯灑灑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矧親炙耶

玄傳唐體光發

占燒燭
七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繭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鈎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鈎弋之說為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鈎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疎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

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為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昭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

寥耳 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修所稱博物記蓋即此書殷文圭通考作文奎非是其說詳拾遺記中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

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竝絕古今考
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
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
云 按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為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
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
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
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

宣驗記十三卷集材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
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
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
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
纂輯之槩因錄之序曰志惟之書甚夥至鄱
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
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
無所施因志惟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漑翫

不能釋間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
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
而中畫愈哀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
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久之則將浸
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未復見者刪之更
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
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
辯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
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闕

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
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
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
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已所見各
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
者筆力瞠乎其後矣

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
推其敘事當亦可喜今
所傳甚猥淺蓋殘缺
之中又雜以僞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
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

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
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
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
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
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
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
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
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
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
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
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
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
觀惜哉

右類書顛末略紀於此按類書鄭志另錄通考
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
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
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
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

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贗古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考閱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

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

孔帖見馬氏通攷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鄠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脩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

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全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故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秉筆皆浮豔士真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嘆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宇宙間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卽善嘯者無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閱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讖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爲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又老子音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憤慎如

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
 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祖則此書固未
 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
 東觀亦未審也崇文於陸修靜德山皆不能
 知故萬福之未詳知其非疑
 也

筆叢

丙部

九流緒論下

四部正譌引

筆叢丁部

凡三卷

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
 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
 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
 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
 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咲迺銜奇
 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
 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不敏大
 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